


大道轩品

椿园笔记

卓尔文库·自在文丛

孙郁 著

我不认为自己是作家
也不觉得自己是学者
应该说我就只是一个读书人



出版社（中国·深圳）

椿园笔记

孙郁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椿园笔记 / 孙郁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8.1

(卓尔文库·自在文丛)

ISBN 978-7-5507-2175-3

I. ①椿…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4471 号

椿园笔记

CHUNYUAN BIJI

出 品 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岑 红

责任技编: 梁立新

封面设计: 王 萌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字 数: 163 千

印 张: 8.2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策 划:  大道行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55 号金威大厦 707—708 室 (100097)

电 话: 编辑部 (010-51505075) 发行部 (010-51505079)

网 址: www.ompbj.com 邮箱: ompbj@ompbj.com

新浪微博: @大道行思传媒 微信: 大道行思传媒 (ID: ompbj01)

大道行思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冯培, 电话: 010-61848179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椿园笔记》为孙郁先生的读书、评论和教学随感录。

作品围绕文学写作、创作评论去探求艺术个性、人文情怀；对鲁迅的感悟与研究、对传统文章学的思考是作品两个突出点，兼之作者创作自述、教学工作的访谈，显示出作者在擅长领域不断深入，又不断拓展新领域的能力。

孙郁

孙郁，本名孙毅，1957年出生于大连。1988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文学硕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



出品人：聂雄前

责任编辑：岑红

责任技编：梁立新

装帧设计：王萌 木墨视觉

0000000000

目 录

辑一

(2017年1—5月)

世情与远思	002
巴别尔之影	012
王小波二十年祭	021
为人师者	029
一个世界公民	034
自渡之舟	039
〔附〕访谈：王富仁先生的鲁迅研究	044

辑二

(2016年)

台静农往来书信	072
谈《梁启超家书》	076
在古风之中	080
在自由、解放的空间里	096
通天之眼	101
纸上烟云	107
文学史上的问号	112

说说《笔会》	123
重审“文明等级论”	126
近代文脉	134
〔附〕访谈：写作自述	139

辑三

（2012—2015年）

画家的文章	168
关于《私想鲁迅》	173
抵抗没有历史的历史	177
黄裳先生	193
魂兮归来	198
看到的和没有看到的	202
陈乐民先生的笔记	213
戏曲文献之趣	217
帝京浮世绘	222
凝视的眼光	227
闽北之风	236
〔附〕访谈：文学教育：在尴尬中的选择 ——答《文艺报》记者问	241

后记	257
----	-----

辑一

(2017 年 1—5 月)

世情与远思

对于有乡村记忆的作家而言，今天谣俗的变化，已经不能仅仅以旧式的目光视之，我们不太容易从赵树理、孙犁的视角重返记忆。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都试图绕过前人的遗绪去敲开另一扇思想之门，小说的空间在渐渐倾斜。有人将此看成一个审美结构的问题，于是一个老式的话题重新提出，在一些批评家的言论中，怎么写似乎比写什么更为重要起来。

但这问题的提出，也易带来对于精神意蕴的漠视，无意中会怠慢了小说里的哲学。其实形式主义趣味浓厚的作家，有时是颇有思想的感召力的。将形式的探索放置于生命哲学的层面打量，情况则大为不同。贾平凹和陈忠实的思想有别，处理相近的话题，韵致便不一样。韩少功意识到自新的重要，中年后换了不少的方式面对记忆，起作用的还是远俗的理念。怎么写的难题的背后也有写什么的纠结。

许多年前读到格非的一篇文章《博尔赫斯的面孔》，探讨的就是小说的结构。他从这位南美作家的审美意识里，发现了对于意识的拆卸和印象的撕扯，都增进了阅读的智性。我知道那是先

锋派小说家喜欢谈论的话题，格非、马原对于小说技术的处理，都是为了免除惯性的疲倦。他们厌恶那些本质主义的表达，从形式上颠覆前辈的逻辑，在那时候是一次革命。这些放逐自我到陌生的天地去的人，其实知道什么是远离文学的文学。

对于那些先锋小说家的努力，读者有过许多期待。但有时失望于他们的形式上的匆忙，似乎停留在某种技巧的模仿上。艺术的突围，其实也是精神的攀缘，先锋派的作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还不能做到此点。不过他们的意义显而易见，这些超越性的实验使僵硬的文学表达变得丰富起来。只是后来有的继续着自己的路，有的停留下来。与汪曾祺这类作家比，他们面对的是对于自己经验的调整，以及母语的试练。在这些调整与试练没有完成的时候，他们还仅仅是意图伦理的表达者。

先锋小说家的探索中带有一代人的焦虑，他们在传统诗文修养缺失的时代，只能向域外的作家经验寻求什么。格非后来意识到其间的问题，传统写意的笔法和笔记式的表达渐渐被召唤出来。自《春尽江南》之后，他的作品开始回归到写实主义的层面里。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先锋的优点依然保留着。在“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上，有着一般人没有的光点。照例有着强烈的反本质主义的倾向，对于人性的不可理喻性的把握，溢出一般的思维框架。那几部关于凡人生活纪录，多了前人没有的韵致，将先锋小说的感觉融化到乡土社会，又带着文学史家拥有的学识，古小说的余味便款款而来了。

新出版的《望春风》处理的是一代人的乡村记忆。用格非自己的话说是重返故乡的一次精神凝视。作者和同代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以变化的、迷宫般的笔触展开了一幅幅江南的画面。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古老的遗存在乡下社会的蠕动，各类人物的命运在变化的时代里，引出不同时代的各类的焦虑。革命后的农村的文化生态、自然生态怎样一步步变化，小人物如何在大时代里一点点被抛出生命的轨道，都有奇异的讲述。处处有不可思议的人生选择，世俗社会的隐形力量在多维的话语空间流露出来。在不可撼动的世风的吹动下，散失的幽魂和新来的悲楚，涌出命运的交响。而这些，都是在一种非常规的叙述逻辑里完成的。

小说对于江南社会的描摹，透出一个学者的锐气，那些理念都消化于生命的细节里。他在革命者、落伍者、流浪者、以及创业者的不同选择里，看到时代与人性的微妙的关联。我们的作者满眼故土的风光不都是田园之梦，多的是看不见的忧思。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日常生活里的恩怨情仇，演绎的是超逻辑的人间悲喜之剧。作品关心的是那些细小的存在，普通人的一切都在微茫的小词里，那些简单的批判意识和暧昧的乡愁意识都在思想的光泽里融化成虚无之气，而审视己身时的空旷的寂寞，雾一般弥散在小说的空间，淹没了时代的各类大词。

或许这是他学术理念的另一种表达。但这些表达放弃了诸多先入为主的概念。他将自己融化于生活的感性的乐章里。那些细小的、微茫的、带着无奈的词语，有着对于消失的村落的感

怀，有的则流溢着苦涩的梦幻。在传统的伦理与生态消失的时候，人性所具有的遗传以另一种方式组合着人间图景。一个村庄与时代的关系，与历史的关系，都撕裂了确切性的逻辑，处处显示了命运的不可预测性。乡人的婚恋悲剧，青年们于歧路中的冲突，世俗伦理的悖谬，都在不可知的命运里呈现出来。没有谁是成功者，大家在茫然的寻觅里，忽而喜悦，忽而沉沦。而乡村被工业文明覆盖的时候，固有的遗绪以另一种方式依然延伸在世俗的社会深处。

我觉得格非小说的引人之处在于处理了两个难点：一是主人公的失败感里生成的苍凉诗意，这是许多人进入暮年时共有的感怀，读者从中似乎找到属于自己的脆弱的部分；二是无路的苦楚中残留着人性的光泽，照亮了灰暗之途，读者在萧索的人生看到活下去的理由。我们的作者学会了《红楼梦》式的省略，也染有《金瓶梅》式的机敏，而结构中分明也有博尔赫斯的影子。在这里，思想处于隐形结构里，存在被切割成无数的碎片。这可能与作者的审美理念有关。在他看来，“非意愿性的记忆”对于小说家十分重要，那些被我们时代惯性的词语遗忘的存在，可能有生命里最柔软的部分。这柔软的存在，恰是格非唤起读者惊觉的部分。

《望春风》的开篇就把“我”抛入一个茫然的世界里。一连串的蹊跷将人带进迷宫。不知自己的母亲何在，父亲莫名地自杀于古屋之中。所有的人的背后都有“我”所不知的隐秘，存在的

变化好像都在某种宿命里。在群孩子中的“我”常常忍受屈辱，而村人的眼光里不确切的隐含，给其带来的是无尽的茫然。但小说在叙述的环节和结构的安排里，外在于人物的思考一直投射着。作者将自己的幽深的情思散落于世俗社会的深处，在众生的起落中，体味着词语中没有的人间隐含。

作为一名学者，格非对于文本的形式一直颇为精心，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废名，对于其别致的表述逻辑颇多心解。废名以远离常态的方式处理记忆和感受，六朝的文章和唐人绝句悉入笔端。格非十分欣赏其作品与时代构成的隐喻与象征的关系，因为机械的反映论的表达是被他扬弃的。这可能也能解释出格非选择先锋写作的用意。他的写作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有了远远离开常态的骚动，以刺激的形式进入深远的精神之维。那时候的青年们涌向先锋派的文本，主要是对于流行模式的抵抗，余华、格非、马原们的努力，则把一代人踏上新途的梦想，以感性的方式涂抹到文本里。先锋的存在，乃另外空间的拓展。那些稚嫩的辞章内在的焦虑，我们这些过来的人多少都是熟悉的。

但先锋派对于传统的隔膜可能是止步不前的原因。他们中许多人还没有废名、汪曾祺那样从容处理旧的遗存与己身的关系的能力。格非在给学生讲解《红楼梦》《金瓶梅》时，可能已经意识到类似的问题，所以到了《望春风》的写作，召唤废名、汪曾祺的幽灵是偶可见到的。他不仅再现了乡村社会明暗交织的人际网络，也带出土大夫遗传的某些趣味。在这部新作里，小说审

美的理论和他自身的经验得到了恰当的调适。他回到乡村世界，回到属于自我经验的领地，在陌生化的表述里，再次亲近远去的遗存。关于那个年月的乡下生活，我们在他同代作家那里感受到的很多。他写出了—个不同于他人的乡间，那个变动岁月里的人与事，在—种别于乡土文学理念的时空中生成。我们看到了文本背后的一种思考，而这些都很自然融进小说的章节和片段里。

中年之后的格非常常陶醉于古小说的趣味里，这无疑都纠正着早年的单一性的努力。古代传奇的笔法历历在目，但叙述过程又神秘不已。他试图把旧小说的语态和西洋小说的结构衔接起来，我们由此嗅出茅盾《霜叶红于二月花》式的氛围。但他又警惕茅盾式的沉闷，以变化的节奏伸展着思想的要义。比如言及“我”的父亲之死，母亲的几次婚姻的过程，都在不同人的视角里完成。有的是他人的讲述，有的则是书信的转达，选择的不可思议和命运的不可思议，都如泉水般汨汨流出。而关于乡下人的婚恋、私情的剖析，也真情可感，出人意料的场景和离奇古怪的男女之事，—一流露其间。无论是朱虎平与雪兰之爱，还是“我”与春琴之恋，都有细腻真实的画面感，叙述者透彻的笔法和节制的语态，使作品蒙上了一层玄奥之色。

借着乡土社会的复杂的人性场，透析人性的本来面貌，格非下了许多功夫。算命先生、外来的逃客、同性恋者、婚变者、吸毒者，在宁静的村庄暗流涌动。在经济大潮的过程里，人事虽多诡谲，而乡民的伦理尺度依在，恶的力量和善意的情感都互为

相伴，成了乡下世界的黑白两面。朱虎平、孙耀庭、高定邦、梅芳、赵礼平、唐文宽都有太阳底下不能袒露的秘密，人们生活在一种脆弱的伦理之乡。古风虽逝，余音犹存。那可怜的一点精神之网留住了一点微末的希望。格非的构思中安插了许多诡秘的场景和人物背景，闹鬼的山房，碧绮台的古琴，图书馆高贵的女子，都诉说着理性不能解释的世界。他在平淡的地方常常埋着不可解的人际纠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些幽灵般的存在，告诉我们看不见的意念的潜在作用。

《望春风》最为动人的部分，无疑是“我”与春琴的爱情故事。这个看似有悖伦常的乡间传奇，却极为深切地显示着人性的美质。一切都非突兀的降临，而是有人间悲喜之情的折射。双方经历了大的苦难之后，最终走到一起。在乡村伦理破败的时候，人性仅有的余光照着不幸的人们。一对美好的男女，在无数的折磨之后，终于发现失败者可以以特有的爱的方式征服失败。不再看别人的眼色，以自己的真诚和无畏组成新的生活。主人公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谨小慎微地生活了大半辈子，清清白白，无所亏欠，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也用不着看任何人的脸色。再说，你和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们其实不是人，是鬼。既然是鬼，这个世界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妨碍别人，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不受人情世故的限制。

在这里，格非构建了一座脆弱的爱情小屋，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美丽的空间。当沉浸在逃逸苦海的安宁时，作品仿佛奏起了惆怅的小夜曲，那么悠远而感伤。它以博雅和宽广之情覆盖着无声的世界。这时候我感到了——一个疲倦的行走者歇息的瞬间的乌托邦之影。我们的作者把东方世界最为质朴、动人的情思点染出来，给无路者些微的宽慰。在格非看来，杂乱的世间无论怎样灰暗，人性的美质是无法遮蔽的。在回望故土的时候，那些不安的、丑陋的、狡谲的东西尘埃落定后，空旷的记忆世界，终有我们依恋的存在。那存在或在消失的遗迹里，或在我们的期待中。人间有苦，但也有爱。只要爱与友谊残存，希望怎么能够消失呢？

这样的感情何等的古典，但一切都在现代性的变形里得以完成。小说的形式感具有一种音乐般的飘逸之美，连带的乡下世界不失泥土与水色的味道。而有意思的是对于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有神秘般的安排，命运之神的不可知性在世间奇异地进行着。写实的笔触，连带出笔记体的韵致，先锋的与古典的交织，在不失好玩的故事性里，带出了许多思想性的东西。既是世情，也有远思。或者说，是带着远思的一种世情的书写。

格非承认，自己在作品里要避免的是旧的写作惯性里的单值倾向。他意识到旧的小说里盲区，而80年代形成的过于介入文本的主体意识可能会带来新的悖论。所以，《望春风》给我们

带来了多种的对话关系，故事线索和人物关系都在错综复杂里显现。在《文学的他者》一文里，格非强调在一种参照里书写自己熟悉的存在。他借着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道出自己的小说理念，那就在陌生化里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解结构”。这个全新的理解结构是在动态系统里对于认知的调整，他人的梦境与生命轨迹有我们的形影，我们的本质可能在他者的映衬下才能够凸显。

社会学家早就从田野调查里发现乡土社会里的原始性的精神联系。而格非在自己的实践里表达的内蕴远远超出一般社会学家的维度。《望春风》的突出之处是写出乡村伦理无法解释的幽微的存在，暗存于人心的历史和外在的历史多么不同！那些都沉落于苦海之中的错乱的爱情、离奇的政治还有冷热变化的人情，是被遮掩的另类风景。作者描述各类人物都能以中性的笔触为之，即便明显的有瑕疵的人物，也都是悲悯地看他们的过往之迹，隐显之形。丑陋的，洁白的，善意的，阴险的，在人性之网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他没有像莫言那样翻滚的激情，也无阎连科那样的残酷。在与不同的灵魂对话的时候，他隐蔽了自己的好恶，发现的快慰多于判断的快慰，一面蹚过污浊的河，一面悲悼着失去的光阴。那些曾经有过的人与事，最后都消失在残破的暮色里，似乎一切都是一场长梦。当人影消失的时候，何为意义之类的表述，才有了一种可能。

我们在这里聆听到了一曲挽歌。这里没有知识人自恋的话